

农民战争史资料选注

黄巾起义资料选注

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74 级工农兵学员

中 华 书 局

农民战争史资料选注

黄巾起义资料选注

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

74级工农兵学员

中 华 书 局

1976年·北京

农民战争史资料选注

黄巾起义资料选注

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

74级工农兵学员

*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1/32 5/8 印张 3千字

1976年10月第1版 197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1018·712 定价: 0.06元

说 明

东汉末年，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农民大起义。参加起义的群众以黄巾裹头为标记，因此称为“黄巾军”。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有纲领、有组织、有准备的大规模农民起义，斗争矛头直指东汉反动封建王朝，沉重打击了豪强地主集团，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。

从西汉后期开始，在地主阶级内部，逐渐出现了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的豪强大地主阶层。由于东汉王朝长期推行保护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倒退的儒家路线，使以皇室、外戚、大官僚、大宦官为主要成分的豪强地主集团恶性膨胀，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反动、最腐朽的反动势力。汉灵帝刘宏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享受，设立卖官所，上自公卿、下至郎吏，依官职、俸禄的等级标价出售。用金钱买到官职的豪强地主，一上台就“视民如寇仇，税之如豺狼”，拚命搜刮，百般勒索。大宦官是一批政治上的暴发户。他们在攫取权力、掠夺财富方面表现得特别贪婪、狠毒。灵帝身边的所谓十常侍，无不“贪侈奢纵”，“熬天下之脂膏，斲生人之骨髓”。豪强地主集团还疯狂兼并土地，“民有田而复夺之”，对农民进行极其残忍的剥削和掠夺。造成富者“连栋数百，膏田满野，奴婢千群，徒附万计”，贫者身无布缕，餐风露宿，饥流四方。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

说 明

东汉末年，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军农民大起义。参加起义的群众以黄巾裹头为标记，因此称为“黄巾军”。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有纲领、有组织、有准备的大规模农民起义，斗争矛头直指东汉反动封建王朝，沉重打击了豪强地主集团，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。

从西汉后期开始，在地主阶级内部，逐渐出现了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的豪强大地主阶层。由于东汉王朝长期推行保护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反动倒退的儒家路线，使以皇室、外戚、大官僚、大宦官为主要成分的豪强地主集团恶性膨胀，成为当时社会上最反动、最腐朽的反动势力。汉灵帝刘宏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享受，设立卖官所，上自公卿、下至郎更，依官职、俸禄的等级标价出售。用金钱买到官职的豪强地主，一上台就“视民如寇仇，税之如豺狼”，拚命搜刮，百般勒索。大宦官是一批政治上的暴发户。他们在攫取权力、掠夺财富方面表现得特别贪婪、狠毒。灵帝身边的所谓十常侍，无不“贪侈奢纵”，“熬天下之脂膏，斲生人之骨髓”。豪强地主集团还疯狂兼并土地，“民有田而复夺之”，对农民进行极其残忍的剥削和掠夺。造成富者“连栋数百，膏田满野，奴婢千群，徒附万计”，贫者身无布缕，餐风露宿，饥流四方。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

盾日益激化。

东汉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反动政权，在思想领域里崇尚谶纬妖言，大肆宣扬孔孟之道。章帝刘炟〔dá 达〕亲自召开白虎观会议，把儒家经典和谶纬迷信结合起来，使孔孟之道宗教化、神学化，企图用这种手段来加强对劳动人民的精神奴役。

东汉统治者为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，对我国少数民族发动了一些非正义的战争。“军师屡出，百姓疲悴”，这就更增加了人民的负担，加深了东汉的阶级矛盾。

“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，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，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。”黄巾军农民起义，正是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空前激化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最腐朽的部分严重破坏生产力的情况下，以明确的政治纲领，浩大的组织规模，杀上了历史舞台。

黄巾起义领袖张角，利用传布太平道、给贫苦农民治病的机会，宣传革命思想，积极进行起义前的思想、组织准备。张角传道十余年，在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扬、兖、豫八州（黄河、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）有信徒数十万。后来发展到一、二百万。起义原定在“甲子”年（公元184年）三月五日。但是，由于叛徒的告密，不得不于二月提前行动。农民起义军响亮地提出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”的政治纲领，以敢于反抗，敢于斗争，敢于推翻整个封建剥削制度的冲天气魄，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东汉王朝。农民起义军在张角、张梁、张宝兄弟的率领下，头裹黄巾，手持刀枪，驰骋在广宗、颍川、南阳一带，同豪强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吏展开了英勇的斗争。起义

军所到之处，毁郡县，杀官吏，没收豪族财富，镇压恶霸地主，声势浩大，锐不可当。统治集团面对黄巾起义风暴，魂飞胆破，慌乱一团，连忙“召群臣会议”，“解除党禁”，联合地主阶级所有力量，纠集反动武装，对起义军进行疯狂镇压。农民起义军在凶残的敌人面前，英勇斗争，宁死不屈，前赴后继，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。

黄巾起义是有纲领、有组织、有准备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，这是它比过去历次农民起义的一大进步。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”，是黄巾起义的政治纲领。这里“苍天”是指反动腐朽的东汉王朝，“黄天”是指农民要建立的革命政权。张角用这个口号来大造革命舆论和鼓舞起义军斗志。张角将起义群众组成三十六方，大方万余人，小方六七千，每一方都是政治、军事、宗教合一的单位。各方都有首领，并接受张角的统一领导。起义之时，张角一声令下，百万起义群众一呼俱起，高举革命造反大旗，以暴风骤雨之势向东汉反动统治者发动了猛烈的冲击，充分显示了农民革命的巨大威力。

这次起义的另一特点是，它是一次讨孔伐儒的伟大革命运动。起义军要用“黄天”取代“苍天”，农民政权取代地主阶级统治，这种敢于“换天”的思想，是对孔孟之道“天命观”的有力批判。起义军攻占曲阜后，捣孔庙、砸祭器，使得“百祀堕坏，旧居之庙，毁而不修，褒成（褒成是西汉平帝刘衍〔kǎn 侃〕给孔丘后代的封号）之后，绝而莫继，阙里（孔丘教学之地）不闻讲颂之声，四时不覩蒸尝（指祭祀）之位”，断了孔老二的烟

火。那些经学大师、反动儒生吓得丧魂落魄，狼狈逃命。起义农民从政治、经济、思想各方面猛烈地冲击了孔孟之道，给了东汉王朝的儒家路线以沉重的打击。

这次起义由于东汉统治阶级的拚死残酷镇压而遭到失败。加上起义军缺乏军事经验，往往取胜后放松警惕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。起义领袖的较早病逝和牺牲，以及叛徒的出卖，也是失败的具体原因。黄巾军主力虽然失败了，但它却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黄巾军余部在黑山、青州等地仍然继续坚持斗争达二十余年之久，终于使受到沉重打击的东汉王朝土崩瓦解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。

关于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的资料散见于《后汉书》，这次我们选注了该书《皇甫嵩传》和《朱儒传》中的有关段落，并在注释时作了一些批判。《后汉书》作者范曄是南朝宋朝的地主阶级史学家，由于他的反动立场，对镇压黄巾起义的刽子手赞颂备至，而对农民起义领袖非但不予立传，还极力污蔑丑化，甚至歪曲史实。所以我们在阅读时，必须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加以分析批判。

黄巾起义资料选注

初^①，巨鹿张角自称“大贤良师”^②，奉事黄老道^③，畜养弟子^④，跪拜首过^⑤，符水咒说以疗病^⑥，病者颇愈^⑦，百姓信向之^⑧。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^⑨，以善道教化天下^⑩，转相诳惑^⑪。十余年间，众徒数十万，连结郡国^⑫，自青、徐、幽、冀、荆、杨、兖、豫八州之人^⑬，莫不毕应^⑭。遂置三十六方^⑮。方犹将军号也^⑯。大方万余人，小方六七千，各立渠帅^⑰。讹言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”^⑱。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^⑲，皆作“甲子”字^⑳。中平元年，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、杨数万人^㉑，期会发于邳^㉒。元义数往来京师^㉓，以中常侍封谡、徐奉等为内应^㉔，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。未及作乱，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^㉕，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^㉖。灵帝以周章下三公、司隶^㉗，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^㉘，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^㉙，诛杀千余人，推考冀州^㉚，逐捕角等^㉛。角等知事已露，晨夜驰敕诸方^㉜，一时俱起。皆著黄巾为标识^㉝。时人谓之“黄

巾”^{③④}，亦名“蛾贼”^{③⑤}。杀人以祠天^{③⑥}。角称“天公将军”，角弟宝称“地公将军”，宝弟梁称“人公将军”。所在燔烧官府^{③⑦}，劫略聚邑^{③⑧}，州郡失据^{③⑨}，长吏多逃亡^{④①}。旬日之间^{④①}，天下响应，京师震动。

① 初——当初，开始时。这是指张角开始传布“太平道”的时间，约在公元一七〇年前后。“太平道”是原始道教的一个流派。② 巨鹿——东汉郡名。治廙〔yǐng 影〕陶，今河北省宁晋县西南。③ 奉事——信奉，从事于。黄老道——黄帝老子之道。黄帝是传说中的我国上古时代中原地区部落首领。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，著有《老子》一书，亦名《道德经》。西汉前期，新兴地主阶级当权者曾以“行黄老之道”为名推行“道表法里”的进步路线。但在东汉时期，特别是桓帝刘志以后，反动统治者虽也打出“尊奉黄老”的旗号，却主要是宣扬道家思想中消极唯心的因素；他们还把道家思想宗教化，使之成为配合反动儒学对人民实行精神奴役的工具。张角为了迷惑反动统治者，也打起“奉事黄老道”的旗号，实际上是利用“黄老道”的合法地位，宣传革命道理，准备武装起义。④ 畜养——豢养禽兽叫“畜”，这里是统治阶级对张角招收弟子的污蔑。⑤ 首——自首，反省。过——过错。⑥ 符水——把符纸烧成灰放入水中，让病者饮服。“符”是道士进行迷信活动而乱画在纸上的符号。咒〔zhòu 宙〕说——念咒，祝告。道士胡说祝告鬼神并念一些咒语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目的，也是一种迷信活动。⑦ 颇——很，很多。⑧ 信——相信，信仰。向——向往，归附。⑨ 因——因而。使——差使，派往。⑩ 善道——即指“黄老道”。因为太平道表面上和当时汉王朝统治者同样讲“黄老

道”，所以被作者称为“善道”。⑪ 转相——辗转相传。诳[kuáng 狂]——欺骗。惑——迷惑。这是统治阶级对农民革命活动的污蔑。⑫ 郡国——东汉时全国的行政区分州、郡、县三级，郡是在州下管辖县的。国，指王国和侯国。⑬ 青——青州，辖境相当于现在山东东北部。徐——徐州，辖境相当于现在江苏长江以北和山东南部。幽——幽州，辖境相当于现在河北北部和辽宁一带。冀——冀州，辖境相当于现在河北中、南部，山东西端和河南北端。杨——扬州，辖境相当于现在安徽淮水和江苏长江以南以及浙江、江西、福建三省。荆——荆州，辖境相当于现在湖北、湖南两省及河南、广东、广西、贵州的部分地区。兖[yǎn 眼]——兖州，辖境相当于现在山东西南部及河南东部。豫——豫州，辖境相当于现在淮河以北，伏牛山以东的河南东部及安徽北部。⑭ 毕——全部。应——响应。⑮ 遂——就，于是。置——设置。方——起义军政治、军事、宗教合一的组织单位。“方”也是各方首领的称号。⑯ 犹——如同。号——称号。⑰ 渠帅——首领。这个词有贬意，统治阶级常用它来称呼所谓“犯上作乱”的群众领袖。⑱ 讹——欺诈。讹言——瞎说。甲子——甲子年，这里指黄巾起义的公元一八四年（汉灵帝中平元年）。⑲ 白土——即瓷土，色白。书——写。京城——指东汉的京都洛阳，在今河南洛阳市附近。⑳ 作——这里是“写上”的意思。㉑ 马元义——黄巾起义军的重要首领之一。收——召集。㉒ 期——约定。会——会集。发——发难，起义。邺[yè 夜]——在今河北临漳县附近。㉓ 数[shuò 朔]——屡次，多次。京师——指洛阳。㉔ 中常侍——在皇帝身边协助处理宫内事务，顾问应对的官员，东汉时都以宦官充任，权力极大。封谓[xū 须]、徐奉——都是宦官。㉕ 济

南——东汉郡名。治历城，今山东济南市。唐周——太平道起义军的可耻叛徒。告——告密，告发。②⑥ 车裂——五马分尸，是古代剥削阶级使用的一种残酷刑法。②⑦ 灵帝——刘宏，是东汉末年极其腐朽反动的统治者，在位十六年（公元一六八——一八四）。章——指唐周的告密书。三公——东汉时以太尉、司徒、司空为三公，是皇帝手下地位最高的三个官员。司隶——即司隶校尉，负责首都地区治安并纠察京师百官。②⑧ 钩盾令——掌管宫庭花园、池湖、猎场的官员。由皇帝亲信的宦官担任。将〔jiàng匠〕——率领。三府——指三公官府。掾〔yuàn愿〕属——官署的属员。②⑨ 案验——审察、检验。宫省——即宫禁，宫庭警卫地区。直——通“值”。直卫——警卫人员。③⑩ 推考——追究，追查。③① 逐——追。③② 驰——这里是飞骑传送的意思。敕〔chì赤〕——命令。③③ 著〔zhuó浊〕——着，佩带。标〔biào鳔〕帜——标志。③④ 时人——当时的人。③⑤ 蛾〔yǐ已〕——通“蚁”。“蚁贼”是对黄巾军的蔑称。③⑥ 祠〔cí词〕——祭祀。这句是对黄巾起义军镇压豪强官吏的诬蔑。③⑦ 燔〔fán凡〕烧——焚烧。③⑧ 劫——抢劫。略——通“掠”，掠夺。聚邑——村落城镇。③⑨ 失据——失守。④⑩ 长吏——官吏。以上四句说明黄巾起义军对东汉政权和豪强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。④① 旬日——十天。形容时间很短。

诏敕州郡修理攻守①，简练器械②，自函谷、大谷、广城、伊阙、轘辕、旋门、孟津、小平津诸关③，并置都尉④。召群臣会议。嵩以为宜解党禁⑤，益出中藏钱、西园厩马⑥，以班军士⑦。帝从之。于是发天下精兵，

博选将帅⑧，以嵩为左中郎将⑨，持节⑩，与右中郎将朱儁，共发五校、三河骑士及募精勇⑪，合四万余人，嵩、儁各统一军，共讨颍川黄巾⑫。

① 诏——诏书，皇帝的命令。修——修建。理——整顿。攻守——指进攻、防御用的工事。② 简——挑选。练——原意是把丝麻或布帛煮得柔软洁白，这里取其“加工”的含义，引申为“整治”。③ “函谷”至“小平津”——都是关名，合称“八关”。函谷，故址在今河南新安县东。大谷，故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南大谷口，接登封县界。广城，故址在今河南临汝县西。伊阙，在今河南洛阳市南伊阙山上。轘〔huán 环〕辕，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轘辕山上。旋门，故址在今河南荥阳县西汜水镇西南。孟津，在今河南孟津东北。小平津，在今河南孟津东北。④ 并——都，一齐。都尉——东汉时设在防卫要地的军事长官。⑤ 嵩——皇甫嵩。他和下文中的朱儁、卢植、董卓，都是当时豪强地主在政治上的代表，镇压黄巾起义的刽子手。宜——应该，应当。解——解除。党禁——桓帝、灵帝时宦官掌权，官僚士大夫李膺、陈蕃等与外戚集团联合攻击宦官，被宦官诬告为结党诽谤朝廷而禁锢终身，也有的被杀，历史上称此为“党禁”。皇甫嵩提出解除“党禁”是为了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，联合镇压黄巾起义。⑥ 益——更多。中藏〔zàng 葬〕——皇帝的钱库。西园——汉灵帝刘宏的宫苑。厩〔jiù 旧〕——马棚。⑦ 班——通“颁”，发给。⑧ 博——广，广泛。⑨ 中郎将——原为职掌皇帝侍卫的武官，东汉时统兵打仗的将领亦用此名，并在其上再加称号。如左中郎将、右中郎将即是。⑩ 持——持有，拿着。节——符节，是大臣接受

皇帝派遣时所持的凭证。 ⑪ 五校——东汉京师地区的卫戍部队，分为五个军营，合称北军，又叫“五校”。三河——指洛阳附近的河东、河内、河南三郡。募——招募。 ⑫ 颍川——东汉郡名。治阳翟，今河南禹县。

儁前与贼波才战①，战败，嵩因进保长社②。波才引大众围城，嵩兵少，军中皆恐，乃召军吏谓曰：“兵有奇变③，不在众寡。今贼依草结营④，易为风火。若因夜纵烧，必大惊乱。吾出兵击之，四面俱合，田单之功可成也⑤。”其夕遂大风，嵩乃约敕军士皆束苜乘城⑥，使锐士间出围外⑦，纵火大呼，城上举燎应之⑧，嵩因鼓而奔其阵，贼惊乱奔走。会帝遣骑都尉曹操将兵适至⑨，嵩、操与朱儁合兵更战⑩，大破之，斩首数万级⑪。封嵩都乡侯⑫。嵩、儁乘胜进讨汝南、陈国黄巾⑬，追波才于阳翟，击彭脱于西华⑭，并破之。余贼降散，三郡悉平⑮。

① 波才——颍川地区黄巾军首领。 ② 长社——东汉县名，在今河南长葛县西。 ③ 兵——指军事行动，打仗。奇变——出奇制胜的变化。 ④ 依草结营——靠近草木扎营。 ⑤ 田单——战国时齐国大将，曾用火牛阵大破燕国军队。 ⑥ 约——约束，整队。束——捆。苜〔jù 巨〕——芦苇。乘〔chéng 成〕——升，登。 ⑦ 锐士——精兵。间出——利用空隙，偷出包围。 ⑧ 燎——火把。 ⑨ 骑都尉——职掌京城骑兵的军官。曹操——

三国时杰出的法家人物。早期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统治，参与镇压黄巾起义，这是他历史上的一个污点。适——恰巧。

⑩ 更——再，又。 ⑪ 级——首级。 ⑫ 都乡侯——爵位名。东汉时享受封邑租税的列侯分为邑侯、乡侯、亭侯三级，“乡侯”是享有一乡租税的侯爵。都乡，为县址所在之乡。 ⑬ 汝南——东汉郡名。治平舆，在今河南平舆县北。陈国——东汉王国名。治陈县，今河南淮阳县。 ⑭ 彭脱——黄巾起义军的首领之一。西华——今河南西华县。 ⑮ 三郡——指颍川、汝南、陈国。悉——都，全部。

又进击东郡黄巾卜己于仓亭①，生擒卜己，斩首七千余级。时北中郎将卢植及东中郎将董卓讨张角②，并无功而还，乃诏嵩进兵讨之。嵩与角弟梁战于广宗③。梁众精勇，嵩不能克。明日，乃闭营休士，以观其变。知贼意稍懈④，乃潜夜勒兵⑤，鸡鸣驰赴其阵⑥，战至晡时⑦，大破之，斩梁，获首三万级，赴河死者五万许人⑧，焚烧车重三万余辆⑨，悉虏其妇子，系获其众⑩。角先已病死，乃剖棺戮尸⑪，传首京师⑫。

① 东郡——东汉郡名。治濮阳，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。卜己——黄巾军首领之一。仓亭——在今河南南乐县西南。 ② 时——当时，这时。按《后汉书·灵帝纪》记卢植、董卓镇压起义军是在公元一八四年六月。 ③ 广宗——东汉县名，在今河北威县东南。 ④ 意——这里指警惕性。懈——松懈。 ⑤ 潜——暗地，秘密地。勒——统率，部

署。⑥ 鸡鸣——鸡叫时，拂晓。⑦ 晡〔bū 逋〕时——相当于现在下午三点到五点。⑧ 赴——投。河——黄河。五万许——五万左右。这里可看出起义军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。⑨ 车重——车辆，辎重。⑩ 系——缚住。获——俘获。⑪ 戮〔lù 陆〕——斩，杀。⑫ 传〔zhuàn 转〕首京师——通过驿站把首级传到洛阳。以上几句暴露了统治阶级对起义军的刻骨仇恨和疯狂的阶级报复。

嵩复与巨鹿太守冯翊郭典攻角弟宝于下曲阳①，又斩之。首获十余万人，筑京观于城南②。即拜嵩为左车骑将军③，领冀州牧④，封槐里侯，食槐里、美阳两县⑤，合八千户。

① 太守——郡的最高行政长官。冯翊〔yì 义〕——东汉郡名。治临晋，在今陕西大荔县。这里是指出巨鹿太守郭典的籍贯。下曲阳——东汉县名，在今河北晋县西。② 京观——古代统治阶级为了显示它的淫威，把它的敌人的尸首放到一起，封成土堆，叫“京观”。这里皇甫嵩“筑京观”，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屠杀农民起义军的凶残嘴脸。③ 左车骑将军——地位次于“九卿”的高级将领。④ 领——领受。牧——州的最高军政长官，又称刺史。在东汉后期成为割据各州的军阀。⑤ 食——食邑，意思是享有所封地的租税。槐里——东汉县名，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。美阳——东汉县名，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北。

以上选自《后汉书》卷七十一《皇甫嵩传》

时南阳黄巾张曼成起兵^①，称“神上使”，众数万，杀郡守褚贡^②，屯宛下百余日^③。后太守秦颉击杀曼成^④，贼更以赵弘为帅，众浸盛^⑤，遂十余万，据宛城。儁与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合兵万八千人围弘，自六月至八月不拔^⑥。有司奏欲征儁^⑦。司空张温上疏曰^⑧：“昔秦用白起^⑨，燕任乐毅^⑩，皆旷年历载^⑪，乃能克敌。儁讨颍川，以有功效^⑫，引师南指，方略已设^⑬，临军易将^⑭，兵家所忌^⑮，宜假日月^⑯，责其成功^⑰。”灵帝乃止。儁因急击弘，斩之。贼余帅韩忠复据宛拒儁。儁兵少不敌^⑱，乃张围结垒^⑲，起土山以临城内^⑳，因鸣鼓攻其西南，贼悉众赴之。儁自将精卒五千，掩其东北^㉑，乘城而入。忠乃退保小城^㉒，惶惧乞降。司马张超及徐璆、秦颉皆欲听之^㉓。儁曰：“兵有形同而势异者^㉔。昔秦项之际^㉕，民无定主^㉖，故赏附以劝来耳^㉗。今海内一统，唯黄巾造寇^㉘，纳降无以劝善，讨之足以惩恶^㉙。今若受之，更开逆意^㉚，贼利则进战^㉛，钝则乞降^㉜，纵敌长寇^㉝，非良计也。”因急攻，连战不克。儁登土山望之，顾谓张超曰^㉞：“吾知之矣，贼今外围周固，内营逼急^㉟，乞降不受，欲出不得，所以死战也。万人一心，犹不可当^㊱，况十万乎！其害甚矣。不如彻围，并兵入城^㊲。忠见围解，执必自出，出则意散^㊳，易破之道也^㊴。”既而解围^㊵。忠果出战^㊶，儁因